# 資治通鑑/卷1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四 梁紀十

► 卷一百五十五

上章閹茂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4卷

【梁紀十】　上章閹茂，一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中大通二年（庚戌，公元五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丑，魏益州刺史長孫壽、梁州刺史元俊等遣將擊嚴始欣，斬之，蕭玩等亦敗死，失亡萬餘人。

辛亥，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殺刺史元大賓，據城反，魏遣都官尚書平城樊子鵠等討之。二月，甲寅，斬文欣。

万俟丑奴侵擾關中，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。岳私謂其兄勝曰：「丑奴，勍敵也。今攻之不勝，固有罪；勝之，讒嫉將生。」勝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岳曰：「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。」勝為之言於榮，榮悅，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、都督二雍、二岐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以岳為左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，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。

天光初行，唯配軍士千人，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。時赤水蜀賊斷路，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，並稅其馬，蜀持疑不下。軍至潼關，天光不敢進，岳曰：「蜀賊鼠竊，公尚遲疑，若遇大敵，將何以戰！」天光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一以相委。」岳遂進擊蜀於渭北，破之，獲馬二千匹。簡其壯健以充軍士，又稅民馬合萬餘匹。以軍士尚少，淹留未進。榮怒，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，杖之一百，以軍士二千人益之。

三月，丑奴自將其眾圍岐州，遣其大行台尉遲菩薩、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，攻圍趣柵。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。菩薩等已拔柵而還，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，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。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，稱揚國威，菩薩令省事傳語，岳怒曰：「我與菩薩語，卿何人也！」射殺之。明日，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，稍引而東，至水淺可涉之處，岳即馳馬東出。賊以為走，乃棄步兵，輕騎南渡渭追岳。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，賊半渡岡東，岳還兵擊之，賊敗走。岳下令，賊下馬者勿殺；賊悉投馬，俄獲三千人，馬亦無遺，遂擒菩薩。仍渡渭北，降步卒萬餘，並收其輜重。丑奴聞之，棄岐州，北走安定，置柵於平亭。天光方自雍至岐，與岳合。

夏，四月，天光至汧、渭之間，停軍牧馬，宣言：「天時將熱，未可行師，俟秋涼更圖進止。」獲丑奴覘候者，縱遣之。丑奴信之，散眾耕於細川，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，據險立柵，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眾。天光知其勢分，晡時，密嚴諸軍，相繼俱發。黎明，圍元進大柵，拔之。所得俘囚，一皆縱遣，諸柵聞之皆降。天光晝夜徑進，抵安定城下，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。丑奴棄平亭走，欲趣高平，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，丁卯，及於平涼。賊未成列，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，於馬上生擒丑奴，因大呼，眾皆披靡，無敢當者，後騎益集，賊眾崩潰，遂大破之。天光進逼高平，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。

壬申，以吐谷渾王佛輔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

甲戌，魏以關中平，大赦。万俟丑奴、蕭寶寅至洛陽，置闾闔門外都街之中，士女聚觀凡三日。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，吏部尚書李神俊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，欲左右之，言於魏主曰：「寶寅叛逆，事在前朝。」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，帝問道習在外所聞，對曰：「唯聞李尚書、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，並居得言之地，必能全之。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，寶寅為丑奴太傅，豈非陛下時邪？賊臣不剪，法欲安施！」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，斬丑奴於都市。

六月，丁巳，帝復以魏汝南王悅為魏王。

戊寅，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為民。

庚申，以魏降將范遵為安北將軍、司州牧，從魏王悅北還。

万俟丑奴既敗，自涇、豳以西至靈州，賊黨皆降於魏，唯所署行台万俟道洛帥眾六千逃入山中，不降。時高平大旱，爾朱天光以馬乏草，退屯城東五十里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。道洛潛與城民通謀，掩襲邪利，並其所部皆殺之。天光帥諸軍赴之，道洛出戰而敗，帥其眾西入牽屯山，據險自守。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，不獲道洛，復遣使杖之一百。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、雍州刺史，降爵為侯。

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，道洛敗走，入隴，歸略陽賊帥王慶雲。道洛驍果絕倫，慶雲得之，甚喜，謂大事可濟，遂稱帝於水洛城，置百官，以道洛為大將軍。

秋，七月，天光帥諸軍入隴，至水洛城，慶雲、道洛出戰，天光射道洛中臂，失弓還走，拔其東城。賊並兵趣西城，城中無水，眾渴乏，有降者言慶雲、道洛欲突走。天光恐失之，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，曰：「若未能自決，當聽諸人今夜共議，明晨早報。」慶雲等冀得少緩，因待夜突出，乃報曰：「請俟明日。」天光因使謂曰：「知須水，今相為小退，任取澗水飲之。」賊眾悅，無復走心。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，各長七尺，昏後，繞城布列，要路加厚。又伏人槍中，備其衝突，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。其夜，慶雲、道洛果馳馬突出，遇槍，馬各傷倒，伏兵起，即時擒之。軍士緣梯入城，餘眾皆出城南，遇槍而止，窮窘乞降。丙子，天光悉收其仗而坑之，死者萬七千人，分其家口。於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涼、鄯州皆降。

天光頓軍略陽。詔復天光官爵，尋加侍中、儀同三司。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，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。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，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，超、顯皆覺之，走歸天光，天光遣兵討平之。

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，以功遷征西將軍，行原州事。時關、隴凋弊，泰撫以恩信，民皆感悅，曰：「早遇宇文使君，吾輩豈從亂乎！」

八月，庚戌，上餞魏王悅於德陽堂，遣兵送至境上。

魏爾朱榮雖居外藩，遙制朝政，樹置親黨，布列魏主左右，伺察動靜，大小必知。魏主雖受制於榮，然性勤政事，朝夕不倦，數親覽辭訟，理冤獄。榮聞之，不悅。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俊議清治選部，榮嘗關補曲陽縣令，神俊以階懸，不奏，別更擬人。榮大怒，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。神俊懼而辭位，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。榮啟北人為河南諸州，帝未之許；太宰天穆入見面論，帝猶不許。天穆曰：「天柱既有大功，為國宰相，若請普代天下官，恐陛下亦不得違之，如何啟數人為州，遽不用也！」帝正色曰：「天柱若不為人臣，朕亦須代；如其猶存臣節，無代天下百官之理！」榮聞之，大恚恨，曰：「天子由誰得立！今乃不用我語！」

爾朱皇后性□石忌，屢致忿恚。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，後曰：「天子由我家置立，今便如此；我父本即自作，今亦復決。」世隆曰：「止自不為，若本自為之，臣今亦封王矣。」

帝既外逼於榮，內迫皇后，恆怏怏不以萬乘為樂，唯幸寇盜未息，欲使與榮相持。及關、隴既定，告捷之日，乃不甚喜，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：「即今天下便是無賊。」彧見帝色不悅，曰：「臣恐賊平之後，方勞聖慮。」帝畏餘人怪之，還以它語亂之曰：「然。撫寧荒餘，彌成不易。」榮見四方無事，奏稱「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，臣惡其言，已斥遣令去。」榮時望得殊禮，故以意諷朝廷。帝實不欲與之，因稱歎其忠。

榮好獵，不捨寒暑，列圍而進，令士卒必齊壹，雖遇險阻，不得違避，一鹿逸出，必數人坐死。有一卒見虎而走，榮謂曰：「汝畏死邪！」即斬之。自是每獵，士卒如登戰場。嘗見虎在窮谷中，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，毋得損傷。死者數人，卒擒得之，以此為樂，其下甚苦之。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：「大王勳業已盛，四方無事，唯宜修政養民，順時搜狩，何必盛夏馳逐，感傷和氣？」榮攘袂曰：「靈後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，乃人臣常節。葛榮之徒，本皆奴才，乘時作亂，譬如奴走，擒獲即已。頃來受國大恩，未能混壹海內，何得遽言勳業！如聞朝士猶自寬縱，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，校獵嵩高，令貪污朝貴，入圍搏虎。仍出魯陽，歷三荊，悉擁生蠻，北填六鎮，回軍之際，掃平汾胡。明年，簡練精騎，分出江、淮，蕭衍若降，乞萬戶侯；如其不降，以數千騎徑度縛取。然後與兄奉天子，巡四方，乃可稱勳耳。今不頻獵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復用也！」

城陽王徽之妃，帝之舅女；侍中李彧，延寔之子，帝之姊婿也。徽、彧欲得權寵，惡榮為己害，日毀榮於帝，勸帝除之。帝懲河陰之難，恐榮終難保，由是密有圖榮之意。侍

中楊侃、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。

會榮請入朝，欲視皇后娩乳。徽等勸帝因其入，刺殺之。唯膠東侯李侃晞、濟陰王暉業言：「榮若來，必當有備，恐不可圖。」又欲殺其黨與，發兵拒之。帝疑未定，而洛陽人懷憂懼，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。榮乃遍與朝士書，相任去留。中書舍人溫子升以書呈帝，帝恆望其不來，及見書，以榮必來，色甚不悅。子才名邵，以字行，巒之族弟也。時人多以字行者，舊史皆因之。

武衛將軍奚毅，建義初往來通命，帝每期之甚重，然猶以榮所親信，不敢與之言情。毅曰：「若必有變，臣寧死陛下，不能事契胡！」帝曰：「朕保天柱無異心，亦不忘卿忠款。」

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，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云：「天子與楊侃、高道穆等為計，欲殺天柱。」取以呈榮。榮自恃其強，不以為意，手毀其書，唾地曰：「世隆無膽。誰敢生心！」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，榮不從。

是月，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，時人皆言榮反，又云「天子必當圖榮」。九月，榮至洛陽，帝即欲殺之，以太宰天穆在并州，恐為後患，故忍未發，並召天穆。有人告榮云「帝欲圖之。」榮即具奏，帝曰：「外人亦言王欲害我，豈可信之！」於是榮不自疑，每入謁帝，從人不過數十，又皆挺身不持兵仗。帝欲止，城陽王徽曰：「縱不反，亦何可耐！況不可保邪！」

先是，長星出中台，掃大角；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，榮問之，對曰：「除舊布新之象也。」榮甚悅。榮至洛陽，行台郎中李顯和曰：「天柱至，那無九錫，安須王自索也！亦是天子不見機。」都督郭羅剎曰：「今年真可作禪文，何但九錫！」參軍褚光曰：「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，何慮天柱不應之！」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，無所忌憚，故其事皆上聞。

奚毅又見帝，求間，帝即下明光殿與語。知其至誠，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、李彧，告以毅語。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，榮嘗指之曰：「我終當得此婿力。」徽以白帝，曰：「榮慮陛下終為己患，脫有東宮，必貪立孩幼，若皇后不生太子，則立陳留耳。」帝夢手持刀自割落十指，惡之，告徽及楊侃。徽曰：「蝮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割指亦是其類，乃吉祥也。」

戊子，天穆至洛陽，帝出迎之。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宴射，榮奏曰：「近來侍官皆不習武，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，因省辭訟。」先是，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，由是帝益疑之。

辛卯，帝召中書舍人溫子升，告以殺榮狀，並問以殺董卓事，子升具通本末。帝曰：「王允若即赦涼州人，必不應至此。」良久，語子升曰：「朕之情理，卿所具知。死猶須為，況不必死！吾寧為高貴鄉公死，不為常道鄉公生！」帝謂殺榮、天穆，即赦其黨，皆應不動。應詔王道習曰：「爾朱世隆、司馬子如、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，具知天下虛實，謂不宜留。」徽及楊侃皆曰：「若世隆不全，仲遠、天光豈有來理！」帝亦以為然。徽曰：「榮腰間常有刀，或能狼戾傷人，臨事願陛下起避之。」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。其日，榮與天穆並入，坐食未訖，起出，侃等從東階上殿，見榮、天穆已至中庭，事不果。

壬辰，帝忌曰；癸巳，榮忌日。甲午，榮暫入，即詣陳留王家飲灑，極醉，遂言病動，頻日不入。帝謀頗洩，世隆又以告榮，且勸其速發。榮輕帝，以為無能為，曰：「何匆匆！」

預帝謀者皆懼，帝患之。城陽王徽曰：「以生太子為辭，榮必入朝，因此斃之。」帝曰：「後懷孕始九月，可乎？」徽曰：「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，彼必不疑。」帝從之。戊戌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，聲言皇子生，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。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，徽脫榮帽，歡舞盤旋，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，榮遂信之，與天穆俱入朝。帝聞榮來，不覺失色，中書舍人溫子升曰：「陛下色變。」帝連索酒飲之。帝令子升作赦文，既成，執以出，遇榮自外入，問：「是何文書？」子升顏色不變，曰：「敕。」榮不取視而入。帝在東序下西向坐，榮、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。徽入，始一拜，榮見光祿少卿魯安、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，即起趨御座。帝先橫刀膝下，遂手刃之。安等亂斫，榮與天穆同時俱死。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睹等三十人從榮入宮，亦為伏兵所殺。帝得榮手板，上有數牒啟，皆左右去留人名，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。帝曰：「豎子若過今日，遂不可制。」於是內外喜噪，聲滿洛陽城，百僚入賀。帝登閶闔門，下詔大赦，遣武衛將軍奚毅、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。是夜，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，焚西陽門，出屯河陰。

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。奔赴榮第。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，怡等議即攻門，

勝止之曰：「天子既行大事，必當有備，吾等眾少，何可輕爾！但得出城，更為它計。」怡乃止。及世隆走，勝遂不從，帝甚嘉之。朱瑞雖為榮所委，而善處朝廷之間，帝亦善遇之，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。

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，榮死，子如自宮中突出，至榮第，棄家，隨榮妻子走出城。世隆即欲還北，子如曰：「兵不厭詐，今天下恟恟，唯強是視，當此之際，不可以弱示人。若亟北走，恐變生肘腋。不如分兵守河橋，還軍向京師，出其不意，或可成功。假使不得所欲，亦足示有餘力，使天下畏我之強，不敢叛散。」世隆從之。己亥，攻河橋，擒奚毅等，殺之，據北中城。魏朝大懼，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，世隆斬首以徇。

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、儀同三司，以司空楊津為都督並、肆等九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并州刺史，兼尚書令、北道大行台，經略河、汾。

榮之入洛也，以高敖曹自隨，禁於駝牛署。榮死，帝引見，勞勉之。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，帝以乾為河北大使，敖曹為直閤將軍，使歸，招集鄉曲為表裡形援。帝親送之於河橋，舉酒指水曰：「卿兄弟冀部豪傑，能令士卒致死，京城倘有變，可為朕河上一揚塵。」乾垂涕受詔，敖曹援劍起舞，誓以必死。冬，十月，癸卯朔，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，皆白服，來至郭下，索太原王屍。帝升大夏門望之，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：「太原王立功不終，陰圖釁逆，王法無親，已正刑書。罪止榮身，餘皆不問。卿等若降，官爵如故。」拂律歸曰：「臣等從太原王入朝，忽致冤酷，今不忍空歸。願得太原王屍，生死無恨。」因涕泣，哀不自勝，群胡皆慟哭，聲振城邑。帝亦為之愴然，遣侍中朱瑞繼鐵券賜世隆。世隆謂瑞曰：「太原王功格天地，赤心奉國，長樂不顧信誓，枉加屠害，今日兩行鐵字，何足可信！吾為太原王報仇，終無降理！」瑞還，白帝，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，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，一日即得萬人，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。拂律歸等生長戎旅，洛陽之人不習戰鬥，屢戰不克。甲辰，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，帥眾討世隆。

戊申，皇子生，大赦。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，為河北行台，定、相、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。

爾朱氏兵猶在城下，帝集群臣博議，皆惶懼，不知所出。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：「今小賊唐突如此，朝廷有不測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。臣雖不武，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橋。」城陽王徽、高道穆皆以為善，帝許之。乙卯，苗募人從馬渚上流

乘船夜下，去橋數里，縱火船焚河橋，倏忽而至。爾朱氏兵在南岸者，望之，爭橋北度。俄而橋絕，溺死者甚眾。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，不至。爾朱氏就擊之，左右皆盡，苗赴水死。帝傷惜之，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河陽侯，謚曰忠烈。世隆亦收兵北遁。丙辰，詔行台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，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。子恭仍鎮太行丹谷，築壘以防之。世隆至建州，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。世隆攻拔之，殺城中人無遺類，以肆其忿，唯希質走免。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，兼尚書左僕射、西道行台。

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，榮死，椿懼。聞汝南王悅在境上，乃帥部眾棄州歸悅。悅授椿侍中、大將軍、司空，封靈丘郡公，又為大行台前驅都督。

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，自汾州帥騎據晉陽；世隆至長子，兆來會之，壬申，共推太原太守、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建明。曄，英之弟子也。以兆為大將軍，進爵為王；世隆為尚書令，賜爵樂平王，加太傅、司州牧。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，賜爵常山王；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；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，兼尚書左僕射、三徐州大行台。仲遠亦起兵向洛陽。

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，宿勤明達請降，既而復叛，北走。天光遣賀拔岳討之，明達奔東夏。岳聞爾朱榮死，不復窮追，還涇州以待天光。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，與岳謀引兵向洛。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，天光與岳謀，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，乃頻啟云：「臣實無異心，唯欲仰奉天顏，以申宗門之罪。」又使其下僚屬啟云：「天光密有異圖，願思勝算以防之。」

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，閉門拒之。淵屯於郡南，為榮舉哀，勒兵南向，進至中山，行台僕射魏蘭根邀擊之，為淵所敗。

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、錄尚書事，總統內外。徽意謂榮既死，枝葉自應散落，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，黨眾日盛，徽憂怖，不知所出。性多忌嫉，不欲人居己前。每獨與帝謀議，群臣有獻策者，徽輒勸帝不納，且曰：「小賊何慮不平！」又靳惜財貨，賞賜率皆薄少，或多而中減，或與而復追，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。

十一月，癸酉朔，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，與行台楊昱共討爾朱仲遠。

乙亥，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，臨淮王彧為司徒。

丙子，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。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。

爾朱仲遠攻西兗州，丁丑，拔之，擒刺史王衍。衍，蕭之兄子也。癸未，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。壬辰，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台，與勝共討仲遠。戊戌，詔罷魏蘭根行台，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，為北道行台。鄭先護疑賀拔勝，置之營外。庚子，勝與仲遠戰於滑台東，兵敗，降於仲遠。

初，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：「一日無我，誰可主軍？」皆稱爾朱兆。榮曰：「兆雖勇於戰鬥，然所將不過三千騎，多則亂矣。堪代我者，唯賀六渾耳。」因戒兆曰：「爾非其匹，終當為其穿鼻。」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。及兆引兵向洛，遣使召歡，歡遣長史孫騰詣兆，辭以「山蜀未平，今方攻討，不可委去，致有後憂。定蜀之日，當隔河為犄角之勢。」兆不悅，曰：「還白高晉州，吾得吉夢，夢與吾先人登高丘，丘旁之地，耕之已熟，獨餘馬藺，先人命吾拔之，隨手而盡。以此觀之，往無不克。」騰還報，歡曰：「兆狂愚如是，而敢為悖逆，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。」

十二月，壬寅朔，爾朱兆攻丹谷，都督崔伯鳳戰死，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，源子恭退走。兆輕兵倍道兼行，從河橋西涉渡。先是，敬宗以大河深廣，謂兆未能猝濟，是日，水不沒馬腹。甲辰，暴風，黃塵漲天，兆騎叩宮門，宿衛乃覺，彎弓欲射，矢不得發，一時散走。華山王鷙，斤之玄孫也，素附爾朱氏。帝始聞兆南下，欲自帥諸軍討之，鷙說帝曰：「黃河萬仞，兆安得渡！」帝遂自安。及兆入宮，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鬥。帝步出雲龍門外，遇城陽王徽乘馬走，帝屢呼之，不顧而去。兆騎執帝，鎖於永寧寺樓上。帝寒甚，就兆求頭巾，不與。兆營於尚書省，用天子金鼓，設刻漏於庭，撲殺皇子，污辱嬪御妃主，縱兵大掠，殺司空臨淮王彧、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、青州刺史李延寔等。

城陽王徽走至山南，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。祖仁一門三刺史，皆徽所引拔，以有舊恩，故投之。徽繼金百斤，馬五十匹，祖仁利其財，外雖容納，而私謂子弟曰：「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，得之者封千戶侯，今日富貴至矣！」乃怖徽雲官捕將至，令其逃於它所，使人於路邀殺之，送首於兆；兆亦不加勳賞。兆夢徽謂己曰：「我有金二百斤、馬百匹在祖仁家，卿可取之。」兆既覺，意所夢為實，即掩捕祖仁，征其金、馬。祖仁謂人密告，望風款服，云「實得金百斤、馬五十匹。」兆疑其隱匿，依夢征之，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、馬三十匹，盡以輸兆，兆猶不信，發怒，執祖仁，懸首高樹，大石墜足，捶之

至死。

爾朱世隆至洛陽，兆自以為己功，責世隆曰：「叔父在朝日久，耳目應廣，如何令天柱受禍！」按劍瞋目，聲色甚厲。世隆遜辭拜謝，然後得已，由是深恨之。爾朱仲遠亦自滑台至洛。

戊申，魏長廣王大赦。

爾朱榮之死也，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。及兆入洛，步蕃南下，兵勢甚盛，故兆不暇久留，亟還晉陽以御之，使爾朱世隆、度律、彥伯等留鎮洛陽。甲寅，兆遷敬宗於晉陽，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。高歡聞敬宗向晉陽，帥騎東巡，欲邀之，不及。因與兆書，為陳禍福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惡名；兆怒，不納。爾朱天光輕騎入洛，見世隆等，即還雍州。

初，敬宗恐北軍不利，欲為南走之計，托雲征蠻，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台，未及發而兆入洛。道穆托疾去，世隆殺之。主者請追李苗封贈，世隆曰：「當時眾議，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，焚燒郭邑，賴苗之故，京師獲全。天下之善一也，不宜復追。」

爾朱榮之死也，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。謨不應，前後斬其三使，遣弟毓詣洛陽。及兆得志，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系州獄，郡中蜀人聞之，皆叛。安定給謨弱馬，令軍前慰勞。諸賊見謨，莫不遙拜。謨先所乘馬，安定別給將士。戰敗，蜀人得之，謂謨遇害，莫不悲泣，善養其馬，不聽人乘之。兒童婦女競投草粟，皆言此房公馬也。爾朱世隆聞之，捨其罪，以為其府長史。

北道大行台楊津，以眾少，留鄴召募，欲自滏口入并州，會爾朱兆入洛，津乃散眾，輕騎還朝。

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，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，伺其出行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，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。

甲子，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，並殺陳留王寬。

是月，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，南逼晉陽。兆懼，使人召高歡並力。僚屬皆勸歡

勿應召，歡曰：「兆方急，保無它慮。」遂行。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，歡往往逗留，辭以河無橋，不得渡。步蕃兵日盛，兆屢敗，告急於歡，歡乃往從之。兆時避步蕃南出，步蕃至平樂郡，歡與兆進兵合擊，大破之，斬步蕃於石鼓山，其眾退走。兆德歡，相與誓為兄弟，將數十騎詣歡，通夜宴飲。

初，葛榮部眾流入並、肆者二十餘萬，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，大小二十六反，誅夷者半，猶謀亂不止。兆患之，問計於歡，歡曰：「六鎮反殘，不可盡殺，宜選王腹心使統之，有犯者罪其帥，則所罪者寡矣。」兆曰：「善！誰可使者？」賀拔允時在坐，請使歡領之。歡拳毆其口，折一齒，曰：「平生天柱時，奴輩伏處分如鷹犬。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，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，請殺之！」兆以歡為誠，遂以其眾委焉。歡以兆醉，恐醒而悔之，遂出，宣言：「受委統州鎮兵，可集汾東受號令。」乃建牙陽曲川，陳部分。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，莫不皆至。

居無何，又使劉貴請兆，以「並、肆頻歲霜旱，降戶掘田鼠而食之，面無谷色，徒污人境內，請令就食山東，待溫飽更受處分。」兆從其議。長史慕容紹宗諫曰：「不可。方今四方紛擾，人懷異望，高公雄才蓋世，復使握大兵於外，譬如借蛟龍以雲雨，將不可制矣。」兆曰：「有香火重誓，何慮邪！」紹宗曰：「親兄弟尚不可信，何論香火！」時兆左右已受歡金，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。兆怒，囚紹宗，趣歡發。歡自晉陽出滏口，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，有馬三百匹，盡奪而易之。兆聞之，乃釋紹宗而問之，紹宗曰：「此猶是掌握中物也。」兆乃自追歡，至襄垣，會漳水暴漲，橋壞，歡隔水拜曰：「所以借公主馬，非有它故，備山東盜耳。王信公主之讒，自來賜追，今不辭渡水而死，恐此眾便叛。」兆自陳無此意，因輕馬渡水，與歡坐幕下陳謝，授歡刀，引頸使歡斫之。歡大哭曰：「自天柱之薨，賀六渾更何所仰！但願大家千萬歲，以申力用耳。今為旁人所構間，大家何忍復出此言！」兆投刀於地，復斬白馬，與歡為誓，因留宿夜飲。尉景伏壯士欲執兆，歡嚙臂止之，曰：「今殺之，其黨必奔歸聚結；兵饑馬瘦，不可與敵。若英雄乘之而起，則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，兆雖驍勇，凶悍無謀，不足圖也。」旦日，兆歸營，復召歡，歡將上馬詣之，孫騰牽歡衣，歡乃止。兆隔水肆罵，馳還晉陽。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，歡偽與之善，觀其佩刀，因取殺之。士眾感悅，益願附從。

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，逐刺史丹楊王蕭贊，以城歸兆。贊變形為沙門，逃入長白山，流轉，卒於陽平。梁人或盜其柩以歸，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。

魏荊州刺史李琰之，韶之族弟也。南陽太守趙修延，以琰之敬宗外族，誣琰之欲奔梁，

發兵襲州城，執琰之，自行州事。

魏王悅改元更興，聞爾朱兆已入洛，自知不及事，遂南還。斛斯椿復棄悅奔魏。

是歲，詔以陳慶之為都督南、北司等四州諸軍事、南、北司二州刺史。慶之引兵圍魏懸瓠，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，又破行台孫騰等於楚城。罷義陽鎮兵，停水陸漕運，江、湖諸州並得休息；開田六十頃，二年之後，倉廩充實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